



著

李 著

工人出版社印行

降魔記

新大衆文藝叢書

降魔記

廣 衆著

CA 678/17

工人出版社印行

定價：1500元

目 錄

一	楔子	一
二	「母女會」	七
三	沙盤配	十四
四	鬧佛堂	十九
五	神椅計	三二

一 楔 子

南窪子村知道楊清德這名字的人不多；要提起『楊半仙』來，可真是無人不曉，其實，楊半仙是楊清德的外號。他是一貫道的點傳師。

『鬼子腿、王八臉、宰相肚子、企剛心』。這是一貫道點傳師必須具備的四個條件。楊半仙一肚子壞水，稱不起是『宰相肚子』，其餘的條件，倒是一應俱全。

他爲什麼又叫『楊半仙』呢？原來他『求道』時，聖批說他是『羊角大仙』下凡。後來他開壇點道，佛堂裏擺了一把太師椅，說這是羊角大仙的神位，別人不准坐，誰坐就叫羊角仙折磨

死；他自己一落坐，羊角大仙就附體，借他的嘴說話，能够呼風喚雨，撒豆成兵。這一帶都傳說羊角大仙靈驗，而且『有求必應』，有個災病，就來燒香上供，請神訓、賜仙丹。就這樣，楊清德成了『半仙之體』，官稱就叫『楊半仙』。

楊半仙在這兒傳道七八年了。日偽時期，他跟漢奸勾得挺緊；國民黨來了，他又跟特務狗腿子們一個鼻子眼兒出氣。有這羣『老母的好兒女』給他『護道』，他的道就傳得非常之快；財也發得非常快。幾年的光景，他置了四十畝園子地；買了兩所寬大的四合房；糟踏了二十來個『女道親』；討了兩個年輕的坤三才做小老婆。信道的人說：『這是老母慈悲的』；不信道的人可都罵他，管他叫：『歛錢師』、『一貫盜』。

永興油鹽店的掌櫃名叫湯清德，是一個虔誠的『道親』。

「捨身辦道」，連身住的房產都捨光了。帶着女兒搬到油鹽店後院來住，後來混得舖子也縮小營業，兩個伙計全散了，只留下一個耳聾眼花的六十歲的老王，對付着站櫃台，省吃儉用過苦日子。有一次，本壇把湯掌櫃找了去，讓他暗地裏調查楊半仙收過多少「行功費」，他查出的數字跟本壇實收的數字一碰頭，差了一五倍，另外的五分之四進了楊半仙的腰包了。楊半仙叫本壇點傳師申斥了一頓，湯掌櫃也從此就不滿意楊半仙，乾脆不上他的佛堂去了。他跟別人一提起這件事來就嘆氣，時常說：「道是好道，可惜叫人走壞了。」

湯掌櫃沒有老伴兒，只有一個十五歲的閨女雲姑，上過三年小學。她爸爸聽了楊半仙的話，勸她入道，將來好「天堂掛號，地府抽了」。可是雲姑瞧着楊半仙那副王八臉就警扭！說什麼也

不答應。後來楊半仙說她『貪凡誤聖』，建議她爸爸不讓她上學了。再往後，正趕上湯掌櫃跟楊半仙鬧意見，楊半仙本想跟她結個『善緣』，也就無從下手了；湯掌櫃口齒太笨，怎麼也『渡』不了她，所以她一直也沒入道。

雲姑失了學以後，一肚子委屈沒處訴，想起早死的親娘來就哭哭啼啼的，又沒個知心的人給她排解；閒着沒事，她就繞市街買小人書看，看看看去地，成了個書迷。解放以前，總佛堂『降下意旨』，說是『機運暗轉』了，湯掌櫃每天深夜要磕兩千五百個頭，磕完頭常看見姑娘屋裏亮着小煤油燈；白天，又看見姑娘的眼圈總是黑黑的。他心裏納悶，有一天他偷着去翻雲姑的被褥，結果揀出一大堆小人書來，『八仙得道』、『濟公傳』、『勝英出世』，什麼都有。

北京解放了。到處鑼鼓喧天，人人都高高興興的。唯獨湯掌櫃膽顫心驚，害怕『天降大考』。有一天本壇把他找去了，壇主給他看聖訓，寫的是：『三期末劫，天時緊急，應該隱忍潛藏，設法躲避魔考。』又告訴他：以後道親們有縱無橫，對緣外人不許接近，叫做『金線大路』，把楊半仙算做他的領導人。

湯掌櫃一聽是楊半仙領導他，非常不高興。壇主當時就扶乩請訓，請下一段『聖批』來：『楊清德，湯清德，清對清來德對德，起風波，息風波，風波不息魔考多。』湯掌櫃一瞧，這是仙佛之意，立刻就心平氣和了。

第二天，楊半仙的兒子墨就跑到了湯掌櫃的油鹽店裏，笑嘻嘻地跟他說：『咱們都是一師之徒，一母之子，往後還得好好聯絡。』湯掌櫃遵守『佛命』，熱心招待他。楊半仙問起雲姑來，

湯靈樞就把過去一段情形告訴了他，細想了想，就說：『你抓機會領她上我那兒轉轉，請示請示老母，看老母怎麼安排吧！』

一言說定，引出一段故事來。

二 「母女會」

臘月三十晚上，爆竹劈劈拍拍地亂響，湯掌櫃帶着雲姑在街上踴躍，抓個詞兒，就把她帶到楊半仙的家裏。

屋裏頭沒有一點佛堂的樣子，正中央掛着一幅紅地金字的大「壽」字，兩旁一付不倫不類的長鏡框，上聯是：『翡翠屏前鸞對舞』；下聯是『珊瑚樹下鳳雙飛』。方桌前面擺着一把太師椅；桌上只有兩盆黃菊。

楊半仙把他們爺兒倆讓進裏間屋，三個人閒扯起來。雲姑怕楊半仙跟她提入道的事，楊半仙居然一個字都沒提，只跟她談小說，問她喜歡那一本小說？喜歡那一個神仙？並答應借給她幾本

書看。起初雲姑漫不經心地支唔着，聽來聽去，就有了興趣，兩人也愈說愈投緣了。

外頭人聲亂嘈嘈，雲姑也沒留意。及至有人把楊半仙請出來，她掀開門簾一看，外間屋完全變樣了：金『壽』字揭去了，露出了一塊『明明上帝無量清虛至尊至聖三界十方萬靈真宰』的牌位；兩邊的鏡框翻了過來，變成：『大學道傳千秋而可金鑑』；『中庸理留萬世則作丹根』，桌上的花盆移了去，擺上了濟公、呂洞賓、月慧菩薩、關公和大肚子彌勒佛的磁像，前邊擺着香爐和蠟阡。男女道親約有三四十人集合在那裏等待着，這羣人臉上都挺緊張，走道兒躡手躡腳，說話也咬耳朵，就像在作賊似的。

雲姑掀開門簾偷着眼望外瞧稀稀罕兒。只見楊半仙站在桌旁

叨念着：「明明上帝十叩」、「諸天神佛五叩」、「彌勒祖師五叩」……大夥兒跪成兩大排，磕頭如搗蒜。

儀式完畢，分成兩班站齊。楊半仙站在當中講道，低頭咒了半天政府，叫大夥兒『對付魔考』，說是：『真道真考見真心』，『不受魔，不成佛』。接着又大吹起來，直眉瞪眼，搖頭擺腦地說：『一年半載之內，三期末劫就來啦，罡風掃世，金銀銅鐵化為飛灰，信一貫道的人有佛光照身，什麼也不怕。那時候燕南趙北出現雲城，有功有德者入雲城避難，朝師拜母，按功行賞，一萬零八年福蔭子孫。……』

「沒人道的人怎麼辦呢？」湯掌櫃小心翼翼地問。

「嘿嘿！」楊半仙冷冷一笑，狠狠地說：「那還用問嗎？打下十八層地獄，萬年不能翻身！」大夥兒全都點頭讚嘆，雲姑

在一旁却不由得心裏一震。

接着就開始扶乩了。三個坤三才都是年輕的小姑娘，「地才」和「人才」跟雲姑一般高，「天才」剛才跟雲姑打過招呼，是楊半仙的第三個小老婆，名叫鳳仙。她們搬過一張長方桌來，把沙盤擺好。鳳仙手持籙圈，閉起了眼睛；地才站在側面，兩眼直瞪着沙盤；人才在小桌上含着鉛筆頭等着記。大家都聚精會神地站在兩廂等待着。

籙圈筆在沙盤上畫起來了，地才有腔有韻地念着：什麼「西湖顯僧」、「三天大主考小八茂田」、「月慧菩薩」、「南海古佛」、「灶王爺帶灶王奶奶」、「鎮殿將軍」、「孫猴子」……全都「降臨佛壇」了。末後，說是「無生老母」來了，大家連忙跪在地上，咕咚咕咚地磕了一陣響頭。乩語上傳出的話是「老

母」的「旨意」，什麼「黑風逼地，天災人禍……」大套，句子都像戲詞。雲姑心裏納悶：「神仙居然也能說話呀！」她對那拿機筆的鳳仙非常羨妬。正在這時，乩語的話鋒轉移了：「率侍衛降壇堂心中慘傷，有雲姑掀門簾站立一旁，你本是何仙姑眨下塵世，忘掉了老身我是你親娘，可嘆你流連東土不回返，那知道明虧暗補天序張。除夕日結緣見面母女會，情意長時間短難表衷腸。……」

雲姑掀開門簾立刻站了出來，眼淚在眼圈裏直轉悠，要不是大家都鄭重其事地磕頭，她真想哭一場，最末，她聽見一句：「悲切切實難捨衆位弟子，率侍衛駕返瑤池極樂鄉。」天才把籊籊扔在沙盤裏，楊半仙喊了一聲「送駕」，大家連忙咕咚咕咚地磕起響頭來。雲姑也情不自禁地跪下了，喊了一聲「娘」，就爬在

椅子背上號啕起來。

當晚，雲姑像吃了秤砣一樣地鐵了心，非入道不可了。楊半仙的腦袋搖得像波浪鼓兒似的，大模大樣地說：『金丹無影山前賣，神仙佛祖誰不愛？我賣金丹無人買，等你買時我不賣。』湯掌櫃替她哀求，楊半仙瞪着他說：『你沒聽我剛才說過的話嗎？先渡窮，後渡富，然後再把公伯王侯渡。現在是渡富的時候了。錯過了天機只好怪自己。』湯掌櫃說：『渡富怎麼渡法？』楊半仙想了一會兒，就說：『這事我拿不定主意，得請示本壇，估摸着功德費頂少也得十五袋洋麵吧！』湯掌櫃一聽吓得直吐舌頭，回頭一瞧雲姑，雲姑正在拿乞憐的眼光看着他。他想着雲姑真是又可恨、又可憐，只好一狠心說：『就這麼辦吧！您給求求本壇多慈悲吧！』